

<http://www.geojournals.cn/georev/ch/index.aspx>

程裕淇先生和《程裕淇文选》

——祝贺《程裕淇文选》的出版

刘东生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29

祝贺《程裕淇文选》的出版、发行。这部包括上、中、下三卷共2 430页的大部头文选, 题材广阔, 内容精辟, 印刷华美, 不仅是一部地质科学研究的巨著, 而且也是一部难得的、出自一位地质学家的、近代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历史的实录。感谢《文选》出版的领导和编辑工作的同志们所作的巨大的努力, 使这部代表程先生的著作能和广大读者见面。

程裕淇先生一生对中国地质事业和地质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在地质研究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方面对国家的贡献不仅是使人们怀念、回忆的财富, 同时也是在进入创新型强国时期, 地质工作者寻求经验和借鉴的宝贵范例。

程裕淇先生在中国地质科学和事业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一位关键性的人物, 也是一位模范人物。

程先生是1938年从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回国的。那时候我刚刚进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读书, 还没有见过程裕淇先生。但是看到在地质系的广告栏中贴出了程裕淇先生讲英国某地变质岩石研究的通知。对我们这些初学地质的人来说, 什么是变质岩还不很清楚, 而且他讲的又是英国的变质岩问题, 除了深奥新奇的题目吸引了我们以外, 其中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在中国, 在19世纪30年代那个时期, 可以说在科学上, 地质科学也不例外, 一切新发明、发现、理论都似乎是外国人的专利, 中国人是很少有份的, 如果有也是讲一些在中国的新发现而已。我们看了程先生报告的题目觉得很惊奇, 也很振奋, 似乎突然觉得我们中国人也能研究起外国人的“专利”而且还能够做学术报告。这在我们这些学生的眼里程裕淇先生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

当时和我住在同一个宿舍的经济系的王金铮同学听我们说起来程裕淇先生这样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时说我在杨鍾健先生家见过他, 人家说他是英国留学回来的大博士, 我看他文质彬彬的说话做事都十分文静真像个大姑娘似的。这就更使人觉得程先生的故事的传奇性了, 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想知道他的愿望。

对于程先生, 我们在学生时代仅留下这样一点点了解和期望。后来, 1950年李璞先生从英国回来和我谈到老一辈地质学家们的工作的时候曾说过, 他在英国曾到程先生做论文的地方去过。看过当年程先生所作的剖面 and 取样地点, 许多当年用油漆所画的记号依然清晰可读。他还说这个地方经常有人去, 因为程先生当年的论文现在已成为一个经典的研究了。我们对当年程先生工作的仔细、认真和深入实在是非常钦佩。这些虽然是些往事, 但颇能说明一个大学问家不仅在理论工作上, 在地质事业等大问题, 而且也在研究工作的细节上一丝不苟。

1998年在我访问利物浦大学时, 物理系的 John Shaw 教授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曾给一位利物浦大学出身的中国教授授予很高的名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的杰出贡献。他说的就是程裕淇先生。不仅程先生在英国所做的变质岩的工作是开创性的, 而且他对新中国地质工作的贡献更是英国利物浦大学引以为骄傲和荣耀的事情。

也许今天我们觉得是很平常的事情, 可是在五六十年前几乎就是神话般的奇迹了。《程裕淇文选》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的轨迹。

1946年我从地质系毕业后考入当时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和程先生在同一个所工作。我们在西南联合大学时的老师宋叔和先生专门从兰州来南京在程先生的指导下研究皋兰系的变质岩。宋先生几次和我们谈到程先生在变质岩方面研究的途径、方法和风格。这时我们才知道变质岩研究在国际上的不同学派和学风, 在描述和研究中各自的用法也不相同, 初学的人往往混淆不清, 也就不易深入。我们知道程裕淇先生是利物浦大学的 H. H. Reed 教授的学生并且和 P. Eskola 教授有交往, 但他却独自发展了对中国变质岩的研究, 成为中国变质岩石学和变质岩系地层地质学研究的创始者和奠基人。

19世纪40年代末程裕淇先生刚从美、英等国考察回来不久, 便在南京率领一批刚从学校毕业考来的新人, 其中有沈永和、沈其韩、边效曾、李毓英等许多同志在南京附近的方山等地, 用新的野外研究和制图方法进行训练和研究。在这一工作结束以后, 他曾带领地质调查所和参加地质学会的人们到方山作过一次地质旅行,

并且满怀豪情地谈到进行这次培养训练的目的和意义。程先生在创立学问, 培养人才, 开拓事业方面为新中国地质工作做出了准备和贡献。我国的地质工作在建国初期有一个适应国家需要转型的时期。当时从地质调查所转到地质部, 从着重研究工作转入到着重开发矿产资源工作, 这一转型的任务十分艰巨。在这一关键的时刻程裕淇先生身负重任, 非常稳妥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在中国地质事业的历史中是应该记载不忘的。后来不久宋叔和先生开辟了白银厂矿区, 沈永和、边效曾、李毓英等都是大省的地质总工程师, 沈其韩长期任程先生的助手, 他们不仅对国家的矿产资源而且对科学研究都做出了贡献。后来还有许多新人如王泽九等同志都是在程先生培育下成长的人才。

程裕淇先生在建国初期主持东北及大冶等铁矿工作, 不久后到地质部工作直至任副部长等重要的职务, 并且还当选

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委员、中国地质学会所属岩石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和国际上许多科学团体的委员、主任等职务。程先生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全身心地投入于国家的矿产资源开发工作和地质事业。他把基础科学研究和国家需求巧妙地结合起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文选》反映了他尽心竭力,精密筹划不断创新的痕迹。他是我们地质界,不仅是老年人、中年人,同时也是青年人学习的榜样。他是一位深刻的学者,工作一直到最后,而且念念不忘地质工作者要亲近大地母亲。号召青年地质工作者到野外,现场实际中去,并且以身作则、身

体力行。直到近90岁高龄还孜孜不倦地在太行山进行野外工作和实验室试验。他是一位深入的领导者,又是一位深情的导师和朋友。我个人虽然因为学习的专业和程先生不同后来接触他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敬仰之情自从上个世纪30年代认识之后从未稍减。古人曾经说过“文如其人”对于程先生来说确是这样,在《程裕淇文选》出版之际,我们读其文确如见其人,闻其声。程裕淇先生这颗从30年代起便照耀在中国地质事业和科学史上灿烂的明星,他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鼓舞人们在新的地质发展的高潮中前进。

(2006年7月16日修改完稿)